

“挟尸要价”，谁在说谎？

1 照片的诞生

《挟尸要价》，原《江汉商报》摄影记者张轶所摄，照片素材来源于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救人牺牲事件。照片中王守海牵绳立于船头，绳子另一端在水中，系着一具英雄的遗体，文字说明称“……说好的三万六，钱到位了再往上拉……我只听老板的……”该照片今年8月获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“金镜头”奖后，引发关于真实性的巨大争议。

摄影记者张轶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船已经停止了打捞。捞尸人王守海蹲在渔船的舷边，正清理滚钩。500多个“J”形铁钩，系在一

□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《挟尸要价》产生了最大利益方：记者的照片获奖不断，更获得了“金镜头”年度大奖；也有最大利益受损方：照片中的渔民，千夫所指落了骂名。重要的是，两者之间各执一词，互为指责，真相不明。

揽得众多摄影大奖的《挟尸要价》。



2 信息紊乱的下午

2009年10月24日下午，和张轶一起骑自行车从报社赶往现场的，还有同事黄海（应要求为化名）。在位处荆州市区的《江汉商报》，张轶当时是一名摄影记者，黄海则是社会新闻部的文字记者。如今，这两名记者都已离开《江汉商报》。

这天恰逢周六，正在报社加班的黄海和张轶接到另一记者打来的电话，说宝塔河有人溺水，两人遂分别骑上一辆自行车，赶往两公里外的事发地。社会新闻部主任杨大明（应要求为化名）也随后赶到。

到宝塔河后，黄海作了简单分工，各自分头采访，但都没离开嘈杂的岸边。当时关注的焦点，还是溺水大学生的身份和落水经过。黄海注意到，有学生和群众指责两艘渔船上的渔民见死不救——但这两艘船是停在岸边打鱼的渔船，而非事后赶来捞尸的载有王守海的两艘船。

“当时并没有注意挟尸要价，挟尸要价是后来搞出来的。”黄海说的“后来”，是指事

发近10天后，11月3日，由张轶拍摄、署名“真真”的“挟尸要价”照片经《华商报》首发，并辅以“捞尸者牵绑尸绳谈价”的报道刊出，“挟尸要价”概念始才出街。在大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反衬下，“不救活人，只捞死人”的王守海们顿为千夫所指。

入冬后那个江水冰冷的下午，岸上人声嘈杂，各种信息紊乱且头绪繁杂。初来的记者甚至没能分清打鱼的渔船和捞尸的渔船，而对捞尸背后另有指挥者甚至也一无所知。诸多核心信息在事后剥笋般一层层披露后，才渐渐大白于天下。

奔忙人从的黄海和张轶其时并不知道，在他们到来前，当天下午约4点10分，王守海、圣德义、王文柱将第一具遗体拖上岸后，39岁的岸上老板陈波很生气，指着船上3个人说：“你们是第一次搞这事啊。”此前，陈波与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基础部副主任李启文已谈好打捞费，每具遗体捞起来1.2万，捞不起来6000元。协商并

学生向他们跪求。将船停在岸边，仅仅是整理滚钩——它们要逐个滤开才能再次打捞，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半个小时。他们也并不知道钱的事，大学生救人也是后来才得知。

船再次驶入江湾。张轶的镜头准确记录，下午4点45分，第二具遗体头部露出水面。1分钟后，遗体手腕被绳打结固定在船边。

4分钟后，下午4点50分，最大的争议时刻到来——穿白衬衫、站在船头的王守海，挥动右臂停在空中的一瞬，被站在岸上的张轶摁动快门，定格成一幅注定会载入中国摄影史和中国新闻史、成为永久话题的争议画面。

4 捞尸船停顿多久？

船在向岸边靠近，或者并不急着向岸边靠近——下午4点50分，王守海站在船头，不经意的挥手之间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，抑或什么都没有表达，这一瞬，成为事后最大的谜团。

向家斌是宝塔河冬泳队队员，也是队员，当天整个下午他都在岸边，目睹了捞尸全程。

但对王守海在船上挥手的动作，向已搜索不出任何记忆。“当时王守海离岸边应该有15米，第二具尸体浮起来后，就停到水中，他根本没有意思把船靠上岸，也没有按时把那个学生给送上岸。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老板还在岸上和老师谈价，钱还没有送过来。”

向的说法得到记者黄海的佐证。在岸上采访的黄也注意到，“当时他们捞起（第二具尸体）后，的确有停顿，没有马上往岸边靠，停顿时间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不是两三分钟那么短，应该是比较长时间。”黄认为，王守海等人有拖延的故意，“他不是第一次捞尸体了，以前也（可能）搞过这事，钱不到位，我就不给你，按之前的那样，搞起来就漂在那里，不捞起来，就那样的（意思）。”

2009年11月7日，荆州市公安局、长航公安局荆州分局、“10·24”事件调查组曾联合发布了一份情况通报。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为：“大约30分钟后，第二具尸体被打捞出水。因挨了陈波的训斥，这次王守海手拉着滚钩绳子，王文柱怕遗体滑落，用一米多长的绳子将遗体手腕固定，圣德义开船。王守海让圣德义慢慢将船开到岸边，不要太快，圣德义就将船绕了一圈。围观群众看到这个状况便起哄，陈波连忙跑过去叫王守海三人把遗体拖到岸边，王守海三人这才将遗体拖到岸边让学生拉上岸。陈波见第二具尸体上了岸再次找史千里要钱，史千里解释说钱马上就到。打捞起第二具尸体以后打捞船就停下来开始整钩，等陈波的命令。”

然而2010年8月25日，王守海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此全予否认。72岁的捞尸老人认为，整个打捞过程，他没有接受任何来自于陈波的“命令”。他的手机，只是在家中被通知捞尸时，接到过陈波哥哥陈新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其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电话。而捞尸过程中，也没有与陈波有过交流。

黄海事后回忆时也说，王守海当时只负责捞尸，真正谈价钱的是陈波，这过程两人不可能存在“我捞起来，我送上来吧”这种沟通。但黄认为他们以前捞过尸体，可能会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。

对船曾在江中停顿、绕圈的指责，王守海、圣德义向南都记者解释，当时江中的水并不平静，有回流引起的旋涡，船不能直行，只能绕着走。

而从各方照片呈现的证据看，捞尸船在江中停顿的时间并不长。张轶公布照片记录的时间显示，王守海的船在下午4点51分靠岸，画面中，岸边一位渔民和群众正将尸体搬至岸上。另一张长江大学公开的照片显示，4点52分，在岸上等待的师生将打捞上来的遇难学生紧急送往医院。这时，距离4点45分尸体头部浮出水面，最长只有7分钟。

看过这组照片的长江大学城建学院院长许成祥表示疑惑：“挟尸要价”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4点50分，而4点51分尸体就运到岸边，“短短一分钟，王守海怎么可能是在挟尸要价呢？”

8月24日在与南都记者面对面时，张轶再次肯定地说：“我确定地说，他说了，钱还没到，我听老板的。我确定和相信他说了，因为他距离我并不远。他还说烟都不给一根抽，还捞什么？现在的关键是我没有证据。因为我没有录音。”

张轶还说：“我能够保证。虽然不至于用人头保证。但是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，我没有去刻意造假。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完全解不开的谜呢？我也很纳闷，不是我一个人在现场，那天很多媒体记者，也有很多摄像的。”

冬泳队员向家斌整个下午都在岸边，他很肯定地说：“当时王守海离岸边应该是有15米，他要说什么话，岸边不可能听到。”

3 屡获大奖与屡受质疑

据官方口径，第二具遗体约在30分钟后打捞出水。张轶镜头记录的时间是下午4点45分到4点51分。

打捞船为两艘，一艘是圣德义的，一艘是王文权的。王守海站在圣德义船上，同船的还有王文柱，另一艘是王文权和冯炳昌。两只船分别扯着尼龙绳滚钩的一端，约4点45分，穿白衣服的方招头部浮出水面。

4点46分，王守海牵着绳缆一端，王文柱俯身用绳子为遗体的手腕打结，固定在船边——这个举动在后来遭到非议，激愤的全国网友在网络漫天飞舞地指责：为什么不把英雄抬到船上？

2010年8月27日，船主圣德义在他的家中接受南都记者采访，对这一举动给出这样的解释：“外面的人不了解，对我们渔民来说，船就是我们的家，（尸体）怎么往家里拖咧？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不吉利，以前捞尸也都是这样，不光我，其他渔民都一样。”在场的老伴则说：“难道

英雄就不能泡在水里了？就不能用绳捆住手了？”谈到捞尸费又说，“难道是英雄就可以不给钱了？”

4分钟后，下午4点50分，王守海做出“挟尸要价”照片中的挥手动作。张轶在同一分钟内还拍下了另两张图：王守海挥动的手落下和领首伸臂指向船头。

这就是最大的争议时刻。争议最高峰的到来，却是在事隔10个月后，2010年8月18日，张轶所拍“挟尸要价”以评委全票通过，摘得有“中国荷赛”之称的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“金镜头”奖。评委认为，这是一幅揭露社会公德缺失的纪实力作，挟尸要价的行为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。

然而次日，获奖照片——准确地说是再次——受到了质疑。最强劲的声音发自长江大学宣传部部长李玉泉，他当天在博客上发文《一张假新闻照片，《挟尸要价》夺得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》。

李认为“挟尸要价”照片被错误解读，会

误导社会大众。图中主角王守海当时的行为并非“挟尸要价”，而是在“牵尸靠岸”。并建议有关部门核实照片真实性，撤销该照片获奖资格。

《挟尸要价》在《华商报》首发时，图说配文为：船头着白色衬衫者陈某与老师、学生牵着尸体谈价。这个将王守海误作捞尸老板陈波的图说，后来转载时得到修改。2009年11月5日《南方周末》再次配发这张照片，但记者杨继斌《“挟尸要价”另有其人“见死不救”渔民被冤》的报道立意却是厘清被误传的信息，对“挟尸要价”主角也作了客观的呈现。

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，“金镜头”也并非《挟尸要价》所拿第一个大奖。此前，从2010年1月到8月4日，《挟尸要价》先后获第18届金镜头比赛暨华赛中国作品初评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、2009中国瞬间中国新闻摄影大赛（第三届）一等奖、2010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选记录类银奖。